

古廟敲鐘衆

古廟敲鐘錄

古廟敲鐘錄是一位敲鐘工人隨手所寫的筆記，並不是一部有系統的著作，在這裏面您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的生活與全村大大小小的生活打成一片，描寫到他們心靈深處的跳動。您可以說這是他的自傳，也可以說牠是一個小小的社會的生活史。社會便是學校，生活便是教育；那末您要說牠是一個學校的寫真，或是一種教育的小影，也無不可。這篇文字，是用螞蟻一般小的楷寫在他所敲的鐘上，從裏寫到外，從底寫到頂，把一個十萬八千斤的大鐘都寫滿了。敲鐘人沒有留下姓名。因為他的工作是敲鐘，小時人家喊他鐘兒，長時人家喊他鐘先生，這個封號他是默認了。他所寫的筆記也是有文章而無題目，恕我就題作古廟敲鐘錄介紹與大家相見吧。

古廟敲鐘錄

二

人人都說我所住的這個廟是世界第一古廟，可是追問到牠究竟是那一個朝代建造的，村中是一個人也不能回答。廟前的兩棵松樹的年輪，告訴人說，牠們是站在那兒一千五百年了。然而就因此推定這古廟的年紀是和松樹一般大小，也未免近於武斷。但是我們村莊裏的人是沒有工夫考究這些。他們仍舊掛在嘴上的是，世界第一古廟！如果有客人來，他們總是自負的指着古廟說：『這是世界第一古廟！』一次來了一位游客，聽了這種大話便告訴領路的說：『世界上自有人類以來是有一百萬年了；沒有人以前，地球從太陽裏炸裂出來是有二十萬萬年了；沒有地球以前，全宇宙的星宿佈置在那兒已經是幾萬萬萬年了。你們這個幾千年的小廟算得什麼？』他這幾句話雖然說得有理，我們一時也無從駁他，但是事後想起來，我們也有理由爲古廟辯護。這廟是比村中什麼房子都要老些。村中最老的老翁都說他的祖母，曾祖母曾在這裏許願燒過香，的確，這古廟眼看見漢人兩次亡國，兩次又從別人的手裏把中國拿回來。

文化的使者在中國是坐着特別慢車游歷。海巨史遠在一六五六年已經發明了擺鐘，而我們這個古廟裏是從來沒有買過自鳴鐘。村莊裏也沒有一家見過這個東西。從前大家在早晨是聽公雞的號令起來，黃昏是看太陽落山纔動手燒晚飯。自從我擔任了敲鐘工作之後，大家似乎是靠着我報告時刻了。我每天敲三回鐘：一回在早上敲，稱爲曉鐘；一回在中午敲，稱爲午鐘；一回在晚上敲，稱爲晚鐘。村民聽我敲晚鐘就上床，聽我敲曉鐘便下床，聽我敲午鐘就吃午飯；這些幾乎成了村民的不成文的憲法。

有一天，我發現了一件奇事！村裏的張鬍子是依着古廟的鐘聲抽大煙。晚鐘驚醒了他的美夢，他便拿起他的槍桿去吞雲吐霧。曉鐘一響他什麼也不管，便四肢攤成天字樣兒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脫衣，蓋被都等候着他的小老婆爲他辦善後。

這是張家老媽，沈大嫂子，到廟裏來燒香的時候告訴我的。我於是開始懷疑我的工作。我自己追問自己：『敲鐘有什麼意義？把一個人敲醒去抽大煙……做抽大煙的人的公雞……這配算是我終身大事嗎？』我懷疑了好多天，有一次我幾乎是要罷工了。但是時間漂白了這個疑慮。我打聽得清清楚楚，早上被我敲鐘起來種田工的是多數，晚上被我敲醒起來抽大

古廟敲鐘錄

四

烟的只是少數中之少數。後來，我是下了一種新的決心：假使我敲這口大鐘只有力量敲醒一個人起來種田做工，我還是願意繼續的敲，敲到無力再敲的時候纔肯罷休。

三

在我的手裏是掌握着全村人民工作休息的樞紐。這口大鐘我能隨便的敲嗎？今天遲一點，明天早一點，不就算是失信用嗎？怎樣可以把這個鐘兒敲得準？我是一面敲鐘，一面絞着我的腦汁要找出一個解決來。

午鐘的時刻是比較容易規定。我看見太陽照在人身，地上便落了一個黑影。太陽在東，影落在西；太陽在西，影落在東；太陽在南，影落在北。太陽在起山的時候，影子是長得無以復加。此後太陽逐漸高升，影子逐漸變短，直得太陽當頂，那影子是變得最短。過此，太陽逐漸降低，影子亦逐漸伸長，直到太陽落山的時候影子又變成無限的長了。太陽當頂，影子從長縮成最短復想從最短伸長之時，便是本地之正午。這時太陽在正南，影子在正北，依影子畫一條線便是子午線，也就是南北線。我運用這個道理拿一根壁直的竹竿，壁直的插在

地上。如何使一根竿子插得壁直？這點小手藝我是從磚匠，王司務砌牆的時候看來的。誰願留心觀察磚匠砌牆，誰都懂得這個道理。天晴的時候，我是等着竿影短之又短，短到不能再短而有意伸長的當兒，便動手敲我的午鐘。一聲鐘響，皆大歡喜，全村的人是在預備享受他們的午餐。……我又錯了。不久我發現有好些勞苦大眾是沒有午飯吃。聽得到午鐘，吃不着午飯，這是一種什麼人生啊。我願意不敲這悲哀的午鐘。

四

我如何能不悲哀呢？一同被我敲醒起來種田做工的人，於今白日當天，有的是在興高彩烈的「吃午飯」，有的是在愁眉皺額的「無飯吃」。我想到這裏，連手兒都抖了起來，何能再有力量去敲這悽慘之鐘？然而我現在也沒有勇氣痛痛快快的向和尙辭職，因為靠敲鐘吃飯的人，若不敲鐘，便沒有飯吃。敲吧！忍心的敲吧！從此我所敲出來的鐘聲，不再代表有飯吃的人的歡呼，而是沒飯吃的人的歎息。

五

我不該把話語拉得太長。鐘兒既是要敲，自不得不考究敲的方法。天晴的午鐘似乎是能敲得準確了。陰天怎樣辦？夜裏又怎麼辦？這些的確是使我煩心的問題。

我小時就聽說古人用漏壺報時。一天下雨看見屋簷水一滴一滴的滴下來，便想用這個道理試做一個漏壺。不久，我是有相當的成功。我做了一個圓筒式的壺，裝滿了水，壺底開了一個小孔，讓水一滴一滴的流下來。壺高二十四寸，代表二十四個時辰。每寸又平分爲二，代表四十八個小時。可以用兩天兩夜。第一次要對準太陽射影在午線時，纔讓水兒開始滴，滴到大約十二寸的地方卽是次日中午，滴到最後之一滴便是後日之中午。陰天夜裏都用得着牠。可是用這東西報時不容易準確。水高壓力大滴得快，水低壓力小滴得慢。天氣乾燥或潮濕都影響牠的快慢。我起初完全信用牠，往往爲牠所誤。如果製造得巧，運用得妙，纔能得牠一些幫助。這是要屢試屢驗之後方才有此結果。但那夜裏最準確的時計不是壺裏的水乃是天上的星。平時我是依着天上星宿之運行來敲我的晚鐘和我的曉鐘。

六

天上的星是不斷的運行。他們每天從東邊起來，經過我所立的子午線，向着西邊走去。我用漏壺與天星比較，看出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拿一個兩尺長的大竹筒，兩頭打通，向外的一頭用一根絲線做直徑緊粘在筒上使平分筒口爲兩個半圓。再將這竹筒使筒口絲線配準子午線安在一個架上使竹筒能上下轉動。等到一顆星走近子午線的時候，我便將竹筒上下轉動去瞄準這顆星，當這顆星走到絲線上的時候我便檢查漏壺裏的水滴到了那一格。真奇怪，過五天，這顆星是提早一小時中天，過一個月，牠是提早二小時中天，過十二個月牠是提早二十四小時中天。

我起初懷疑漏壺出毛病。後來有一位游客在我們廟裏住了七天。他帶來了一個圓而扁的怪物。他說這個怪物叫做錶，短針每半天轉一周爲十二小時，長針每小時轉一周爲六十分，一點也不差。我拿這錶來看北斗之天樞星每天經過竹筒口中線時間。我察出每過一天則天樞星是提早四分鐘經過。這與漏壺比較的結果恰合，每天提早四分鐘，半個月恰是提早一小

時。後來又有一位游客帶來一個更精細的錶，一分一秒都能報告出來。拿這個東西試了幾天，我察出每個星宿第二夜比第一夜是提早三分五十六秒中天。拿這個數目乘一年的日數三六五日五時四八分四六秒差不多是總共提早二十四小時。

我爲什麼要這樣囉唆呢？因爲我那晚鐘曉鐘之所以能夠準時的敲，全靠這一點。我先用臉兒朝北去找北斗七星。次找七星中之天樞天璇二星。如斗柄朝右，天樞天璇就在極左，天璇在南，天樞在北。次從天璇出一線到天樞再伸長五倍便遇着靠近北極之北極星。次以北極星做中心觀察天樞天璇聯線之旋轉，便推定了一年之二十四節氣和一日之二十四小時。爲便利起見，我取一個小孩子玩的大鐵圈，用十二根線做鐵圈的十二道直徑，各以相等弧度交於圈之中心。這十二根交線便把鐵圈分成二十四等分，每等分成爲十五度。每隔十五度畫一個方向。共二十四向。那四個正向是正東，正南，正西，正北。次把圈心之交點對準北極星，將正南正北二點切合子午線，那末，正東是靠右手，正西是靠左手。次看天樞天璇聯線落在圈中那個方向，只要知道是何節氣便知道是何時間，只要知道是何時間便知道是何節氣。比如晚上八時天樞天璇聯線春分在東南，立夏便在正南，夏至便在西南，立秋便在正西，秋分

便在西北，立冬便在正北，冬至便在東北，立春便在正東。我每晚八時敲晚鐘便是這樣敲的。曉鐘是早晨四時敲，也是照這樣推定的。每小時星行十五度，相隔八小時即移動一百二十度。如晚八時是在正南早四時則必在西偏北三十度了。每過一天，星兒早三分五十六秒中天，若在一一定的時間觀察，這星是自東由南向西每天移動不到一度光景，（五十九分多）每節氣移動十五度。北斗在極北，不易看見，我使用王良一等星代替。因此每夜敲鐘的鐘點都因星行方位而規定。諸位怕是有些不耐煩了。我說了這一大套只是表明我受了衆人付托擔任這個敲鐘的職務是不敢絲毫苟且。我知道我的辦法，照天文學嚴格的說起來，還不能算是最正確。可是在可能範圍之內我這個鄉下孩子是努盡了力了。當然，我還在追求那最正確的敲法咧。

七

鄉下人一談到我就聯想到敲鐘，所以喊我鐘兒，久而久之，鐘兒便成了我唯一的名字。但是我在古廟裏做的事不止是敲鐘。大概是因爲敲鐘這一件事曾與鄉下人發生密切的關係，

他們便把牠牢牢的記着，其餘不和他們發生關係的事，他們就不大知道了。我的日常工作，除敲鐘之外是挑水，種菜，還有，爲和尚倒夜壺。挑水種菜二事我是做得和敲鐘一樣的認真，暫時無庸多談。只有爲和尚倒夜壺那件事，我是不好意思說，却又不忍不說。

我從六歲起就做着這個工作，算到現在差不多是倒了十年的夜壺。起初我只知道夜壺的氣味有些難聞，還以爲這是孩子們應該做的事。和尚用得着論語的時候，也是孔子的信徒。他時常把『有事，弟子服其勞。』這句話解釋給我聽。據他說，這些事裏面是包含了倒夜壺。

最近，我開始懷疑了：『和尚也有手，夜壺爲什麼不自己倒？病人，老人是應該有人看護。年紀輕輕的和尚，又不害病，爲什麼要我服侍？』我想到這裏，立刻提起筆來寫了四句話：

『我有一雙手，』

敲鐘種菜蔬。

爲人倒夜壺，

不是大丈夫！』

當晚我是下了一個絕大的決心：從今以後，只做大衆的公僕，不做個人的聽差。

次日晚飯後，和尚拿起夜壺，覺得很重，知道是沒有倒，喊我進房用旱烟管指着夜壺說：『你飯也忘記吃了嗎？倒去！』

我說：『我不能倒！』

他說：『你的手爛掉了不成？』

我說：『你的手呢？自己的夜壺自己倒！』

他氣得拿旱烟管瞄準我的頭腦殼敲來，我順手接了過去，括擦一聲便折爲兩段！他馬上向我胸前送來一拳，我退一步，右手接着他的拳，左手托着他的肘，笑嘻嘻的推他一推說：『用你打人的力氣去倒自己的夜壺吧！』

當我接着和尚的拳，托着和尚的肘，只要順手一壓，便可以叫他跌在地上吃泥。我爲什麼不這樣幹呢？和尚實在是打不過我。我的拳頭不打那比我力小的人。何況我的宗旨只是不再爲他倒夜壺，他動手打我，我不得已出而抵抗，只須使他知道我是威武不能屈就算罷了，

何必賣弄我的力氣呢？和尚終不覺悟，氣憤憤的說：『滾蛋！這個廟裏的飯，不是你吃的。背着你的破布爛棉花滾！』說了，和尚悻悻走出廟門，不知道他到那兒去過夜了。

我是等着敲過最後一次曉鐘，告別了鄉下朋友，再向那海闊天空去賺飯吃。

八

半夜裏猛而急的敲門聲驚醒了我，接着送到我耳朵裏來的是村莊裏的吵鬧聲，冷笑聲，喊打聲。我披了衣服起來開門，一看不是別人，是和尙的乾兒子，阿羊。他跑得連氣都透不轉，很驚惶的告訴我：『爸爸被人捆起來了，請你去討個情。』

我急急忙忙把廟門鎖好跟着阿羊跑向村裏去救和尚。阿羊的家門口點着了幾根火把，我差不多走到大門口的時候就聽見有人喊：『把他們抬到城裏去。……那纔好看咧。……鐘兒來了。好，鐘兒！你進去看看你們大和尚幹的好事。』赤裸裸的兩個肉人捆在一團！一個是阿羊的媽媽，一個便是和尚。一幅鄉下捉姦圖活躍在我的面前。

和尚見是我來，便說：『好鐘兒！求求他們把我放了吧。』我脫下一件短衫蓋在他們身

上，說：『我願意代你請求。』我能拒絕和尚的請求嗎？不能，斷斷乎不能。我向村友說：『讓他們在這裏停一刻，我們到茶館裏去談一談，看看有什麼辦法沒有。』鐵匠老李建議，派兩個人站在這裏看守。大家同意，便到茶館裏去開談判。

我問：『你們預備怎樣辦？』

衆人說：『送縣！』

我問：『和尚是不是強姦？』

衆人說：『好幾年老夫妻了，你還不曉得，他們是多麼的恩愛！』

我問：『阿羊的媽媽有沒有丈夫，今年是幾多歲了？』

鐵匠老李說：『阿羊的媽媽倒是一個可憐人，二十二歲就死了丈夫，現在是二十五歲了。』

我說：『律師趙公平先生一次到廟裏來玩，我請教了他許多法律問題，他說無婦之夫與滿二十歲無夫之婦兩相情願要好並不算犯法。照這樣看來，你們就把和尚送縣，縣裏也決不能辦。弄到後來你們怕還要白費力氣白費錢呢。』

木匠老吳說：『誰願管這些閑事？這都是有人吃醋鬧出來的呀！』

我說：『我們做事總要思前顧後，不可亂來。』

衆人說：『照你看，這件事應該怎麼辦呢？』

我說：『照佛門規矩，既做和尚便不許娶妻；既要娶妻，便不能做和尚。他既情願要老婆，便不該再做和尚。我們可以在廟裏辦起一個學堂來使全村的小孩子都可以上學。如果他情願，我們可以劃十畝地給他們夫婦，只許自耕自吃，不許典賣與人。這樣他們將來也可成爲村中自食其力的人民。如果大家贊成，我就去對他說。』

衆人斟酌了一些時候，到最後，除了那個吃醋的磚匠老許，都對我這個計劃是一舉數得。

和尚是千肯萬肯。老李便解了他們的繩子了結這一段風流公案。後來，他與阿羊的媽媽正式結婚之後，我去吃他的喜酒，他還特別的感謝我，請我坐首席。

敵人變成朋友，古廟變成學校，這一切的一切都在幾小時中發現，那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

九

天上的明月笑嘻嘻的一路送我回到古廟來。我走到廟門口的時候，抬起頭來望了一望，祇覺得一縷銀光射入我的心窩，告訴我說：『鐘兒，你的「古廟爲公」的理想是會實現的。努力吧！我是等在這裏觀看你們最後的成功。』『知心的明月，謝謝您，再會！』我把廟門關好，一想，又把牠隨便的開在那兒。爲什麼關門？我有什麼東西給人偷？爲了一些破布爛棉花就把天上來的朋友關在門外，於心何忍！我願意從此不再關門。

我吹了火，上床睡。……奇怪！平常的日子，我一上了床，便呼啊呼的像個豬樣睡到敲曉鐘的時刻。今夜是翻來覆去，連眼皮也不能夾。我如何睡得着？『學堂辦起來，我也要上學。我願意拿我的勞力和先生換些學問。我可以挑水給先生喝，種菜給先生吃，等他空閒的時候，向他討討教，大概不致於拒絕我吧。我還有義務可盡。除了曉鐘，午鐘，晚鐘，我可以代敲上學鐘，散學鐘，先生要敲幾回，我都可以代勞。我總不要先生吃虧。我願意出我最高的血汗，換先生的學問。……月亮照進我的窗……月亮照上我的床……天上的朋友！我求

學問不是爲着升官發財。您信我吧！我從先生那兒得來的學問，一點一滴，一絲一毫都要，獻給小朋友，獻給大衆。月亮！您若不相信，我可以把我的心剖開給您看。：是，全村的孩子們無論貧富都得上學。這些小朋友來到廟裏便算是廟裏的新菩薩，小菩薩，活菩薩。我有這許許多多，活的，小的，新的菩薩供奉，比着從前向泥塑木雕的東西燒香叩頭，不是格外有意思嗎？……這位先生究竟要到那裏去請？一定是要請一位有本領的先生。一位客人告訴我，從前年羹堯寫過一副對聯說：「不敬師長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我對於上聯有些懷疑，下聯是無可辯駁。師長可敬自當敬他，若誤人子弟則不成師長，敬他何來？那誤人子弟的人不知不覺中是先誤了自己的子女，所以男盜女娼祇是自然律之處分，難以逃避。總之我們必須禮請一位可敬的師長不致誤人子弟。這樣的師長在那兒？我們南贍部洲中可能訪得着？……」

奇怪！腳步響！黑影一個進來了！誰？『鐘兒！你怎麼開門睡覺？我聽說你們要在廟裏辦學堂。這個我可以盡義務。我雖沒有中過舉，進過翰林，但是教幾個小小蒙童，總可以勝任。鐘兒！恕我毛遂自薦了。請你代我運動運動，我總不辜負你。……』